

紀念「五四」憶徐宗漢先生

劉清揚

過去三十三年前的今日，正是英雄志士，以碧血赤心，洗雪國恥，招回國魂，本壯烈犧牲的精神，擬推翻滿清，解放民族，建立民國，而展開了偉大革命戰鬥的壯舉；黃花崗起義雖因槍械人力不足而失敗，但當時諸志士的英勇果敢，諸烈士從容赴義的事蹟，是永垂千古不能磨滅的光輝。七十二位烈士，雖多屬無名英雄，而難考其姓氏，但每憶及其莊嚴肅穆的烈士墓，却足振人心絃，而堅人意志！其中吳英、陳吳七娘兩女士的同時殉難，不但足資後世婦女的楷模，也足使後進婦女思之而無愧。

筆者特於今日寫「紀念「五四」憶徐宗漢先生」一文，

是本著兩種意義：一因徐先生是參加黃花崗起義的女界革命前輩；而且徐先生曾在是役中，負過重大的責任，掩藏軍械，掩護同志，更掩救黃克強先生得脫險難。二因徐先生不但堅毅果敢一直完成辛亥革命的任務，尤其在挽救民族災患的「五四」青年運動中，更給與我們以有力的扶植。當時筆者得在徐先生領導之下，工作了一年餘，因此所給與我的模範啓示，遂成爲永不磨滅的回憶。不幸這位值得使人敬愛的女界革命老戰士，竟於今年三月八日，仍抱憂憤愁懷而長逝！適於紀念五四的今日，追懷前塵，使筆者掬誠不足以表示哀悼之意！故特將徐先生生平及其偉大的精神，僅就所知，書告我有志諸姊妹，並藉此以表揚我女界革命前輩的光榮，也以作我後起婦女的典範。

，更永誌不忘的哀念。

徐宗漢先生生於民國紀元前三十五年（清光緒三年，西曆一八五〇年）於今六十八歲，是廣東中山縣人，家業茶商爲大戶，兄弟姊妹甚多，徐先生在姊妹行中居第六。在當年的封建大家庭裏，原是不許女子讀書的，所以徐先生早年沒有學習的機會，尤其金家都守守着封建的舊思想，絕未受過前進思想和革命意識的影響。曾由家庭主持，於年輕時嫁李姓爲妻，但不幸於辛亥之前，夫即早逝而孀居。徐先生以封建時代「奉亡人」的悲慘遭遇，居然未被舊禮教的束縛所壓倒，而純以自發的奮鬥意識，衝斷了封建枷鎖，更參加到革命的陣營裏，且於協助革命起義，援救黃先生脫險以後，竟因志同道合，毅然與黃先生在患難中結爲夫婦，而共同努力於革命事業。以一位三十三年前的封建家庭的婦女，竟能志行合一，以剛毅的志願和果敢的行爲，而努力爭取婦女的自由與平等，這是首先值得我們敬佩的。

徐先生在黃花崗起義時，是假扮一位顏料行的主婦，在顏料行中隱藏了許多軍械，作爲革命行動的接應。到武昌起義時，又協同黃先生混入張竹君女醫師的紅十字會的救護隊中，得進入漢口，當時任清朝新軍協統的張元洪被革命黨推爲都督，黎氏於黃先生到武漢時，即拜見。而督率三軍，進攻清軍。先則扼守最前線的黑山，進攻甚爲得力，清軍敗退，後因革

命軍中有張振臣者爲敵內應，清軍遂得大舉反攻，而由張振臣所指揮黑山和龜山的砲皆不發放，地雷火線也被割斷，遂使清軍得勢進迫，革命軍不支而退守龜山。當積極作戰之際，士兵英勇，死傷遍地，黃夫人即親自協助張竹君醫師，設臨時醫院於漢陽縣政府，熱心救護工作，日夜不眠。後卒因清軍援兵不絕，革命軍久戰不利而敗潰。至漢陽不守之時，被清軍封江，無船不得搶渡，乃僅由黃夫人與張竹君女士以紅十字會的一隻渡船，把黃先生等軍政領袖，才渡到武昌的彼岸。

辛亥革命之後，黃先生因勞致疾，患肝病咯血，曾爲遠地療養，轉赴美國和日本。但於病中仍不斷爲討袁而謀劃一切，卒於民國六年十月十日病勢轉劇，延至三十一日不治，竟溘然長逝。黃夫人於哀痛之餘，遂息影滄濱，撫育兒女。民國八年，「五四」青年的愛國運動起，不但全國青年羣起響應，凡有民族熱情的紳商各界，也無不同情而奮起，婦女們在此次運動中，更是站在鬥爭的最前線。於是徐先生又振奮精神，領導上海婦女，組織上海女界聯合會。於是年夏，在筆者代表天津各界聯合會到滬呼籲發起全國各界聯合會時，遂合併識這位女界革命前輩，並獲得她老人家熱烈的同情與協助。由於上海新聞界的熱心贊助，一鼓發起號召，僅僅月餘，即到全國各省各地代表二百餘人。徐先生是上海各界聯合會代表之一，參加籌備全國大會工作，凡設立會所，通訊各地，發佈宣言和通告等等，在在都是需要經濟的助力，其時大部經濟來源，多是徐先生熱心所捐助。國父那時正住在上海環龍路的寓所，著作三民主義，對青年愛國運動，雖甚同情，但因在反帝高潮之中，寄寓租界，不便公開協助，所以國父給與我們的暗中捐款，也

都是由徐先生所發遞。

徐先生的爲人，熱情奔放，慷慨率直，誠厚爲懷，頗富男性，而絕無如一般淺見婦女的眼光如豆，狹窄小器的壞習氣，尤其愛護優秀青年，完全出於至意。徐先生雖在幼年失學，但由天資明敏，其學識思想，革命意識，人生道德，都是在革命的奮鬥中，磨練而成的，所以能夠處事明達，而待人寬厚，更無婦女善嫉的天性。在「五四」時代，徐先生當然是革命前輩，而筆者無疑是後輩青年，但凡事徐先生無不重視筆者的意見。當全國各界大會成立之際，由全國代表公推筆者爲大會主席，徐先生絕不爲怪，且欣喜而鼓勵我接受籌備大會的公決。原至大會在盤齊嚴肅，熱烈興奮之中成立以後，徐先生因喜筆者能不負眾意，而美滿完成此偉大的事業，更加對我言聽計從，愛護倍至。像徐先生這樣寬大爲懷的態度，在一概婦女之中，實是難得而可敬！

「五四」的青年，人人都以滿懷熱情，肩負起救國責任，但在艱苦奮鬥中，又深感學識不足，能力不夠，難當重任的恐懼；所以在運動行將屆止之前，又恰當法國有勤工儉學的提倡，因而許多有志青年，都紛紛預備出國求學。但有志青年又多是窮苦的，難備數百元的川資，仍難籌措。尤其華北的青年戰士，多相率來滬，每因苦無船費，便被困滬。當時筆者常代這些有志之士，作將伯之呼，並隨時向徐先生借貸三五百元，助其成行，但皆聲明是由筆者負責償還，因徐先生對我的信任，和愛重，故每求必應。因此由徐先生熱心慷慨而補助的青年，人數實在不少，至今已成名者，也大有人在，凡曾身受其惠者，必倍筆者所述絕非虛語。在「五四」運動廿五年後的今日，回憶

